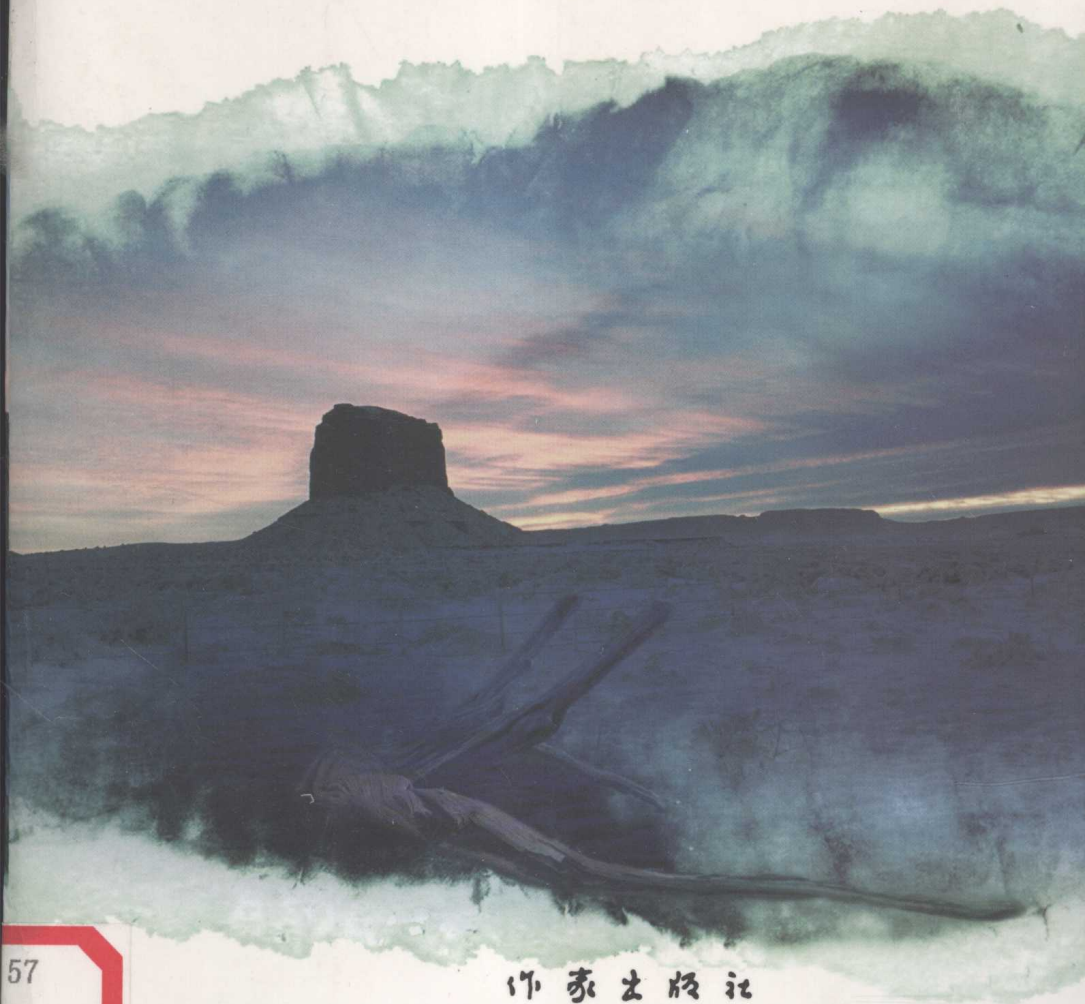


大荒



作家出版社

I 247.57 / 1996

大 荒

舒 寒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荒/舒寒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6
ISBN 7-5063-3298-1

I. 大… II. 舒…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054 号

大 荒

作者: 舒 寒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7.75

插页: 3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98-1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据《左传》所载，中国早在春秋时就有二十四节气中八个节气的应用记录：

春分 秋分

夏至 冬至

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此后记载的十六个节气是：

寒露 霜降

小雪 大雪

小寒 大寒

雨水 惊蛰

清明 谷雨

小满 芒种

小暑 大暑

处暑 白露

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产生于秦统一中国之前。

目 次

引子	1
第一章 霜 降	1
第二章 谷 雨	28
第三章 大 暑	61
第四章 大 雪	93
第五章 大 寒	122
第六章 芒 种	153
第七章 寒 露	178
第八章 小 雪	210



第一章 霜降

黄土道边,青碾屋旁,二十几株参天白杨在东南风中摇曳,落叶纷纷。

十几个孩子在树下追逐着落叶。风时缓时骤,落叶时有时无,风缓时杨叶东一片西一片轻轻飘来,风骤时则如一阵急雨洒下。孩子们拖着杨叶串随着风的节奏起舞,或展臂跃起,或弯腰俯拾,目标都是那大而厚实且半干半湿的落叶。

1

大寒的个头不比别的孩子小,手脚也灵活,但他的杨叶串最短。

这孩子怎么就抢不过人家?多一片杨叶,多一点火苗。长大了要抢的大概就不仅仅是几片落叶了。那时的他该怎么办呢?

霜降摇摇头。

几天的西北风过后,老天又刮起了东南风。汉们不再搓手,娘们不再跺脚,老人们却摇头晃脑称奇,说这是多少年没有的怪事了。虽说遍地都是炼钢炉,但那些四处冒烟的土炉子会有这么大的火气,能让风都反向?热火朝天,看来这火真的朝天去了。不过,大丰收,亩产万斤粮,猪肉和饽饽随意吃,秧歌队到处扭,刮什么风都无所谓。算命先生却说,秋末冬初刮东南风,邪乎!这要应在什么事上。

看样子要应在我身上,霜降想。

她叹口气,我的命怎么也大不到那个地步。

怪归怪,下晌的日头却分外暖和。蛰居碾屋一角的算命先生出来在向阳处一坐,马上便有不少人围拢过来,多为半大小子和汉们,也有几个耳朵和舌头都长一些的娘们儿,叽叽喳喳地闹着要算命先生说笑话。

说笑话,听笑话。汉们除炕上那一件事及年节喝两盅之外,剩下的就这么点儿乐事儿。笑话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过去即夜来,所以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夜来。夜来张家添了个胖小子;夜来某某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夜来同治帝长天花驾崩;夜来阉狗开城门李闯入宫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夜来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夜来贵妃出浴昭君出塞老子出关;夜来烽火戏诸侯比干挖腹剖心;夜来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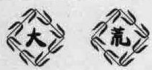
2

记得姥爷说过,这是正史野史混杂。娘说笑话就是笑话。丈夫说娘们儿听什么笑话!

那么女人就只能围着锅台转了。吃大食堂以后,女人不必再围着锅台转,听说庄里娘们儿上炕上得勤了。汉们一下子明白不过来,为这个有的娘们儿挨耳光,有的汉们挨拧。

别人的夜来。自己的夜来,他的夜来。

家里的汉们头晌除草,饭后歇晌,下晌接着去锄地,下晚儿去生产队记工分开会。就是到那个黑洞洞的大屋子里,点着一盏比家里的灯芯儿大些的煤油灯,会计凑在灯下捏着总是不下水的蘸水笔,大伙一个一个地评工分。谁都怕给别人多评,但又怕给自己少评。可是到了地里谁都不愿多干,都拿不出干自留地的那股劲儿。不过那也是夜来的事了。好日子已经来到了,三顿饭都在大食





堂吃。工分就不用记了。大伙凑在那儿呛呛明儿的活儿,再不,就说说笑话。

他那边不用下晚儿记工分。干一个月拿一个月的钱,叫工资。他们住的那地方比家里还乱,街道比家里的还脏,冬天比家里还冷,大雪挺厚。不过那里有电灯,冬天屋里生炉子。

没有娘们儿的汉们下晚儿怎么过?

汉们扇娘们儿,娘们儿拧汉们,听上去竟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

似乎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夜来了。在据说叫哈尔滨的那个大大地方成亲,那里有道里道外南岗,但老乡们聚堆的那个地方叫顾乡,有人干脆叫它顾乡屯。连那个屯子还没怎么熟悉,生下大寒不久便带孩子回了老家。他一年回家一趟。大炼钢铁把这一年一趟也炼没了。只能一个人在被窝里看着黑棚顶想这想那。有些事都想不起来了。有时几缕月光透进窗棂,好似月光中有他的目光。不过大部分的夜都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夜来回娘家听父亲悄悄对母亲说,女人得靠男人滋润着,尤其年轻女人!花不浇要败,草缺水要枯。两个人要么一块在城里,要么一块回家来。这样下去能不长毛病?过去做大官儿的人才把老婆留在老家,他不就是个工人么?可是对外人,父亲总是神气地说,男人要混出个样来,就得到外面去闯。京城里的大官儿不都是把家眷留在老家么?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算命先生照例咳一声开讲。

话说老令公两狼山被困,无奈撞死在李陵碑前。杨七郎搬兵做先行,潘仁美挂帅公报私仇,绑起七郎要乱箭射死,射了一百零七箭也没射中地方,原来七郎额中有天眼,一瞅就能让箭飞到别处去,所以怎么射也射不死他。可是天命难违,七郎听到了天鼓

响,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便长叹一声,让潘仁美蒙上了自己的天眼……皇上为杨家伸冤,把潘仁美交给杨家处置。杨六郎把潘仁美捆在柱子上,说你射了我兄弟一百零八箭,我今天要扎你一百单八枪……

老一套了,老一套了!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换个好听的!人们开始起哄。

算命先生瞅了一眼已过中天的日头,又看看西坡上白里泛黄的苞米地和棕里透黑的大豆地,微微叹了口气。

秦王扫六合,天下一统。书生作乱,以古非今,于是丞相李斯进言,始皇御批,在咸阳城外挖了大坑……

虽说有不明白的地方,倒是个新笑话。人们不再哄了。

东南风带来了潮气,石磨碾压谷物的清脆的吱吱声变了调。碾屋里酸溜溜臭烘烘的味道熏得蒙眼转圈的毛驴也打喷嚏,但既然蒙上了眼,毛驴只能凭蹄子去感受,于是一圈一圈转个不停。看磨的人却不断到碾屋外透气。

算命先生的声音越来越怪异,越来越低沉,听众们只得像毛驴那样支楞起耳朵,在石碾的吱悠声和毛驴的蹄声与喷嚏声中捕捉算命先生的声音。有人不耐烦地吼了起来,你他娘的几天没吃饭了?大食堂的饽饽都喂狗了……

大食堂的饽饽,唉!以前吃不到,这会儿竟都吃腻了,听说扔得到处都是。霜降并不觉得饿。

大寒爱听笑话。别的孩子听不懂走了,他却总是最后一个。他从算命先生那里知道了撞死在李陵碑的老令公,背上被娘刺了字精忠报国最终死在风波亭的岳飞,他还能数出隋唐的一十八条好汉,知道李元吉力大无穷——右手将铜锤扔上天,一天一夜落不下来,等他仰面向老天爷要锤的时候,那铜锤便猛然从云彩里落





下来把他砸死了。他回家再把笑话告诉娘。

姥爷要活着就好了。还能教他点东西。

霜降这样想着，回屋躺在炕上。

大寒拖着半串杨叶回来了。大概又听了个半懂不懂。霜降在炕上坐起来，透过窗棂看着他。

婆婆去大食堂没回来。天井里空空荡荡。老黄牛在栏屋里少气无力地哞了一声。

大寒跨在门槛上，又挥舞着柳条做骑大马的游戏。他想骑马，想骑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柳条上本已没几片黄叶，大寒抽打了几下门槛之后那柳条便光秃秃的了。他仍用力地抽打着，左手还拍打着低矮的柳木门槛，摹仿着大人们赶牛的腔调，驱赶着胯下永远不能动的大马。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去炼钢炉边找他的父亲？

栏屋里的老黄牛又哞了一声。

这个庄里只有五十多户人家。河那边的娘家庄里有一二百户。姥爷家的庄更大。庄有小有大，家家户户却都有一个天井，有正屋，偏屋，栏屋。正屋住人，偏屋放东西，栏屋拴牲口，也是人去方便的地方。每栋屋都有一个大寒胯下那样的门槛。

姥爷家的门槛是整块的长条青石，就像半堵墙横在门前。即使通向里面的门大开着，不高抬双腿也迈不进去。它看上去好看，滑起来好玩。打土豪分田地财物之后，门槛依旧在，住在里边的人却换了。

娘家和婆家都是这种粗糙的木门槛，既不高，也不沉，容易迈进去，也不难退出来。木头当然不如石头硬，雨浸风吹，再加上鞋跟的磕碰，还有孩子的抽打，看上去就像被雨水冲刷过的小田埂，随时都会被一场更大的雨水完全冲垮。

除了让人摔跟头之外，这门槛还有什么用呢？挡不住能飞檐

走壁的梁上君子和狗与猫,也关不住还能拍翅的老母鸡,只能让就长了两条腿没生翅膀的弱小吃亏。先不说小户人家跨不过大户人家的门槛,就是在各自的家中,老人和孩子们也吃够了门槛的苦头。没门框支撑,年迈人就很难迈得出去,无长辈搀扶,孩子们也难跨得进来。摔了跟斗,大人们不怪门槛,却责备孩子不小心。老人们更不怨恨自己跨了一辈子的门槛,只是扶着门框喘气,徒然感叹年老带来的无用——直至再也不能跨进跨出的那一天。

就这么一个没用的东西,姥爷对它还那么恋恋不舍,常领着小时的她去转悠,并指指画画地对她说,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的家。早晚我们要把我们的家要回来。家没要回来,姥爷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再说了,现在还有什么大户人家和小户人家?都在村东大食堂一个锅里吃饭。

6 门槛对她来说会越来越。对大寒来说会越来越低,到了能跨门槛的年龄,门槛也就不那么可怕,可别的事情却要让人怕了。

他肯定饿了,因为他的叫声越来越低。他扭头看看村东,那边的集体食堂的上空仍在冒烟,还不到他姆妈捎饭回来的时候。他只好回过头来看着村西,那边听笑话的人们不是回了家就是去了大食堂。西斜的日头又会给碾屋和它北边的杨树丛染上一层红色,东南风也好,西北风也罢,送来的都是黄尘。算命先生又会孤零零地蜷缩在那里,不知又在给谁或什么东西算命。一切都和半个月前没什么两样。

也许只是风向变了。

那天,她扶着大寒的肩膀在碾屋边杨树下站了很久很久。而自那天回到家里以后,她迈出儿子胯下的这道门槛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今天同那天一样,村子里依旧很静。人们都拥到了村东的集体食堂,在那里等着吃大锅饭。大食堂灶坑的火势猛,烟又浓又黑,还带着火星子飞出烟筒。那一家一户的灰白色的细细的炊烟有多久没在这个小庄的上空飘动了?

今天也许同那天一样,那天西边的天空堆满了被落日烧红的云彩。她说红云彩下面就是潍河,你爹就会从河那边回来。

她抬手的时候有些吃力,但还是抬了起来,指向西方。

大寒却固执地看着村东。是姆妈捎饭回来的时候了。

她的目光从天上的红云转向地上的黄土道,又转向村西北的墓田。

冷酷的风吹黄了坟头上的青草,无情的镰刀又将它们砍去。风再掠过,刮起一片烟尘,光秃秃的坟头与包围着它们的黄土地形影相吊,看上去格外凄凉。集体食堂只供饭,烧水取暖的柴草还要自己想办法,虽说大片的玉米黄豆扔在地里,但那是集体财产,扔掉烂掉可以,个人要动却不行。此时谁又顾得上入土多年的先人?不但要在他们头上动土,而且还要动刀,割下那么几缕草,给活着的人添几丝温暖。死人不能说话,即使怪罪,最多托个梦而已。

梦通鬼通神,却奈何不得活人。

直到活人变成死人。活人没死的时候还要活着。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寒儿,你爹就从这条道上回来。

你说的那个爹怎么总不回来?孩子听腻了这个笑话。

夹着黄尘而来的西北风使母子二人打了个冷颤。她指着朦胧的北方天空,无力地说,爹在东北炼钢铁……

我们家的铁锅和铜盆是不是都让爹给收去了?让我们不能做饭只能拿瓦盆洗脸……

不是你爹收去的……

就是他！不是他也是他！

她弯下腰去，从路边几乎完全枯萎的马莲堆里拽下一片叶子，放进嘴里咀嚼着那淡淡的苦味，凝视着渐渐暗下去的北方天空。再过几日，耐寒的马莲叶也要发黄了。

你爹离我们太远了……

他会给我买糖吗？

会。

带糖纸的？

带。

一阵紧似一阵的西北风把母子二人吹回到柳木门槛边。她扶着门框，一脚在门槛外，一脚在门槛里，恋恋不舍地看着西方。日头就要落山，落日前的火烧云格外艳丽明亮，那里面肯定很暖，可是再暖也暖不了凡间人。那是西天王母居住的地方。

无孔不入的冷风让人感到更冷了。

咱长了病可不像你这么走道，慢死了！大寒显然感觉到了肩膀上的重量。

门槛外的脚艰难地收进了门槛里。她端来半瓦盆水，给孩子洗干净手脚，此后便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墙根出神。

墙根下的美人蕉早已开败，原来那碧绿的叶子也已萎黄。边上的月季枝叶凋零，一朵花蕾孤单单地悬在日见干枯的枝头。她把给孩子洗完手脚的水倒在美人蕉边上，自言自语：它还是会枯死的。

孩子的目光转向石榴树下的几丛菊花，那叶子嫩绿，上面覆盖一层白霜似的细茸，几朵白色和黄色的花朵刚刚绽放，绿叶间还有红色和紫红色的花蕾。它们也会枯死吗？孩子问。

她答道：天就要冷了。一上冻，所有的花草都会枯死，树叶也





会掉光。

他回来了！怪不得这一阵心跳得这么厉害。她捂住胸口。别忙，且看孩子能不能认出他的爹。看看这爷俩如何相认。

骑门槛的孩子无可奈何地朝村东张望了一阵子，望不见姆妈，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人便似被冻住了一般，张着嘴巴喊不出声来。他的眼皮底下出现了两只穿黑皮鞋的大脚，一只在门槛里，一只在门槛外。不会是姆妈，姆妈是小脚，也不穿这么亮的鞋。这是什么样的鞋？怎么会这么亮？

你是谁？大寒腾地站了起来。

她想笑，却笑不出声。

看你这一身土！

这就是他看见儿子的第一句话。苟不教，父之过。她觉得头晕。

孩子一边怀疑地打量来人，一边往天井里退。

大寒，我是你爸爸！

我没有爸爸，大寒十分认真地说。告诉你，我爹就要回来了。你要是欺负我啊，我爹会揍扁你的。

寒儿，他就是你爹，叫……

这竟是她在尘世的最后一句话。

他放过孩子，三两步便跨进了黑洞洞的屋子里。

孩子紧跟在自称是他爸爸的男人的后面，仍用陌生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给我买糖了吗——带糖纸的？

孩子只吃到了三块糖，其余的都让婆婆给分了。庄子小，而且

都一个姓，亲连亲，户连户，无论谁家有人从外面回来，上门的人便会络绎不绝——汉们提着烟袋，娘们儿兜着鸡蛋，于是你就得拿烟卷儿招待汉们，给女人的兜子里放上点儿从外边带回来的饼干或糖果，前提当然是留下鸡蛋。

她的眼睛睁不开了。就是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时候，送鸡蛋或收鸡蛋的大权也还是在婆婆手中，这是家里顶大顶大的事儿。谁让她是婆婆来着？婆婆说了算。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咱才熬了七年就熬不下去了。

次日晚上，东南风转了向，她被他从里屋的炕上抱到了外间北窗下的木床上。

这么轻，她听见他说。

她明白，床是从阳间到阴间的转运站，就像她从哈尔滨回乡时在济南转乘火车的月台，不同的是，月台是活人从一列火车下来上到另一列火车的落脚点，而此时此刻上床的床却是活人就要变成死人的转运站。

睁不开眼睛，她却什么都能看见。不用再当媳妇，看着别人忙也不错。她离开的热被窝，成了婆婆搂着大寒呆的地方。都成了她的了，丈夫，孩子，还有她的嫁妆及在东北买的一件黑地红花棉袄。

孩子被惊醒，害怕地拱在姆妈怀里。

姆妈，我怕！给我说个笑话！

过来，儿子！过来，你以后听笑话的日子长着呢。过来让娘看看你。呃，两个戴高帽子的，不会是黑白无常吧？等等，等等，我还没收拾好，还要看看孩子。不过倒是挺舒坦的。四五年来从没这么舒坦过。要知会这样舒坦，早点死该多好？

煤油灯被从炕头与灶头之间的壁龛内移到床头边的碗橱顶上。西北风带着低沉的呜咽声从窗缝钻进屋内，豆粒大的灯焰在





风中摇曳,杂乱的人影在墙壁上晃动。她被安置好了,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床上,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汉们沉默着。娘们儿捏紧手中的白布,随时准备着履行她们的职责——鼻涕一把泪一把大放悲声。

这么说可以死了。等等,快让孩子过来。她急,却又急不起来。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沉重,懒洋洋的,困倦,又似遍体生锈,死之前就是这个样子吗?和困极了差不多。

他们给她盖上一条新被子,上面印着鲜艳的牡丹花图案,火红火红的,和那片火烧云差不多。这是她过门时的嫁妆,一条又软又暖的棉被,面儿和里儿都是新的,棉花也是新的。此前不管多冷都舍不得盖,此时虽然盖上,她却已经感觉不出任何暖意。新被子盖着的躯体正在变凉。

灯光太暗了。她知道,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团红糊糊的图案和一张白得像纸一样的脸。她的眼睛虽然闭着,却比睁着眼的人们看得清楚,她看见人们的脸上的各种表情,有痛楚,有怜悯,也有期待。人们不管什么表情,等着的却是一件事,她告诉自己。除了她的儿子——他虽然在等却不知道等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在等什么。

她自己看自己就看得更清楚,长辫子早已松开,乌黑蓬松的头发铺陈在枕头上,脸上固然没有生气,却也没有痛苦,只留下一切都要归于寂静的安详。就像丝丝细雨落入小河,听不出什么动静,看不出什么波纹,却一点一滴都落了进去。又像太阳落山后的暮色,不知不觉悄悄涌来,慢慢地把一切都带入黑暗之中,天越黑星星越亮。死也不过如此。

她还看见了里间。里间更暗,只有在人们进出时掀起门帘才能见几丝光亮。家里从来没有这么乱过。

姆妈,说笑话!孩子怕了。

婆婆随口说起了吊死鬼的笑话。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听明白，她却听得一清二楚。

吊死鬼是个俊媳妇，伸着血红的长舌头，真的，那舌头血红血红的，她手擎着用麻绳做成的圆圈儿，就像镜子那么圆，让好人朝里边看。那里边就是神仙住的地方，有山有水，山是绿的，水是蓝的，有草有花，草嫩黄，花鲜红；神仙们不用干活就住高楼大厦，楼顶穿进云彩里，穿绫罗绸缎，绸缎闪闪发亮，人俊得像嫦娥，不用动手就能吃山珍海味，大鱼大肉，香气能传出几十里，还有瓜果梨枣，葡萄苹果黄瓜西瓜什么都有……

她也想吃西瓜。

什么？想吃什么？你快说啊！是他在喊。喊得婆婆停止了笑话。可是孩子，孩子为什么还不过来？

人生在世间，只为吃和穿。去见阎王爷的人穿什么都无所谓，穿得太扎眼弄不好还给定个地主富农成分，不如吃点什么，免做饿死鬼。不过，要吃的东西十之八九吃不到，不是没有就是太晚，但带着对这一愿望的希望踏上黄泉路总比腹中空空嘴里空空两手空空要好些。饱死鬼比饿死鬼强。

可是我不想吃什么。我只想看孩子，孩子！

……什么？他的耳朵贴在了她的嘴巴上。

西瓜？！

接下来就是死一般的沉默。

姆妈，娘是不是要吃西瓜？

娘不想吃西瓜，娘就想看你。怎么，又出现了春末冬初的雾？密不透风，无边无际，虽说是白色的，和那黑夜也差不多。无常到哪里去了？

这个季节哪来的西瓜！她看见婆婆在雾中搂紧了大寒。到底还是让她把孩子夺去了。

